白氏長慶集/卷003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卷二 ◄

白氏長慶集
卷三　諷諭三 〈凡二十首〉

► 卷四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体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元和四年，為左拾遺時作。《七德舞》，美拔亂，陳王業也。《法曲》，美列圣，正華聲也。《二王後》，明祖宗之意也。《海漫漫》，戒求仙也。《立部伎》，刺雅樂之替也。《華原磬》，刺樂工非其人也。《上陽白髮人》，愍怨曠也。《胡旋女》，戒近習也。《新丰折臂翁》，戒邊功也。《太行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司天台》，引古以儆今也。《捕蝗》，刺長吏也。《昆明春水滿》，思王澤之廣被也。《城鹽州》，美圣謨而誚邊將也。《道州民》，美臣遇明主也。《馴犀》，感為政之難終也。《五弦彈》，惡鄭之奪雅也。《蠻子朝》，刺將驕而相備位也。《驃國樂》，欲王化之先邇后遠也。《縛戎人》，達窮民之情也。《驪宮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財力也。《百鍊鏡》，辨皇王鑒也。《青石》，激忠烈也。《兩朱閣》，刺佛寺浸多也。《西涼伎》，刺封疆之臣也。《八駿圖》，戒奇物，懲佚游也。《澗底松》，念寒俊也。《牡丹芳》，美天子憂農也。《紅線毯》，憂蚕桑之費也。《杜陵叟》，傷農夫之困也。《繚綾》，念女工之勞也。《賣炭翁》，苦官市也。《母別子》，刺新間舊也。《陰山道》，疾貪虜也。《時世妝》，警戒也。《李夫人》，鑒嬖惑也。《陵園妾》，怜幽閉也。《鹽商婦》，惡幸人也。《杏為梁》，刺居處奢也。《井底引銀瓶》，止淫奔也。《官牛》，諷執政也。《紫毫筆》，譏失職也。《隋堤柳》，憫亡國也。《草茫茫》，懲厚葬也。《古冢狐》，戒艷色也。《黑潭龍》，疾貪吏也。《天可度》，惡詐人也。《秦吉了》，哀冤民也。《鴉九劍》，

思決壅也。《采詩官》，鑒前王亂亡之由也。

七德舞

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陣樂》以歌太宗之功業。貞觀初，太宗重制《破陣樂舞圖》，詔魏徵、虞世南等為之歌詞，因名《七德舞》。自龍朔已后，詔郊廟享宴，皆先奏之。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

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

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

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

亡卒遺骸散帛收，〈貞觀初，詔收天下陣死骸骨，致祭而瘞埋之，尋又散帛以求之也。〉

饑人賣子分金贖。〈貞觀二年大饑，人有鬻男女者。詔出御府金帛盡贖之，還其父母。〉

魏徵夢見天子泣，〈魏徵疾亟，太宗夢与徵別，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親制碑云：昔殷宗得良弼于夢中，今朕失賢臣于覺後。〉

張謹哀聞辰日哭。〈張公謹卒，太宗為之舉哀。有司奏曰：在辰，陰陽所忌，不可哭。上曰：君臣義重，父子之情也。情發于中，安知辰日？遂哭之慟。〉

怨女三千放出宮，〈太宗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今將出之，任求伉儷。于是令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于掖庭宮西門，揀出數千人，盡放歸。〉

死囚四百來歸獄。〈貞觀六年，親錄囚徒死罪者三百九十，放歸家，令明年秋來就刑。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剪鬚燒藥賜功臣，李績嗚咽思殺身。〈李績嘗疾，醫云：得龍鬚灰，方可療之。太宗自剪須燒灰賜之，服訖而愈。績叩頭泣涕而謝。〉

含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李思摩嘗中矢，太宗親為吮血。〉

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

爾一作「今」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

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一作「祚」垂無極。

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

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法曲

法曲法曲歌大定，積德重熙有余慶，永徽之人舞而咏。〈永徽之時，有貞觀之遺風，故高宗制《一戎大定》樂曲也。〉

法曲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霓裳羽衣曲》起于開元，盛于天寶也。〉

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慶垂無疆。

中宗肅宗复鴻業，唐祚中興万万葉。〈永隆元年，太常丞李嗣貞善審音律，能知興衰，云：近者樂府有《堂堂》之曲，再言之者，唐祚再興之兆。〉

法曲法曲合夷歌，夷聲邪亂華聲和。

以亂干和天寶末，明年胡塵犯宮闕。〈法曲雖似失雅音，蓋諸夏之聲也，故歷朝行焉。玄宗雖雅好度曲，然未嘗使蕃漢雜奏。天寶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与胡部新聲合作，識者深异之。明年冬，而安祿山反也。〉

乃知法曲本華風，苟能審音与政通。

一從胡曲相參錯，不辨興衰与哀樂。

愿求牙曠正華音，不令夷夏相交侵。

二王後

二王後，彼何人？

介公酅公為國賓，周武隋文之子孫。

古人有言天下者，非是一人之天下。

周亡天下傳于隋，隋人失之唐得之。

唐興十葉歲二百，介公酅公世為客。

明堂太廟朝享時，引居賓位備威儀。

備威儀，助郊祭，高祖太宗之遺制。

不獨興滅國，不獨繼絕世。

欲令嗣位守文君，亡國之孫取為戒。

海漫漫

海漫漫，直下無底旁無邊。

云濤煙浪最深處，人傳中有三神山。

山上多生不死藥，服之羽化為天仙。

秦皇漢武信此語，方士年年采藥去。

蓬萊今古但聞名，煙水茫茫無覓處。

海漫漫，風浩浩，眼穿不見蓬萊島。

不見蓬萊不敢歸，童男髻女舟中老。

徐福文成多誑誕，上元太一虛祈禱。

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畢竟悲風吹蔓草。

何況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

立部伎

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聲可知矣！

立部伎，鼓笛喧。

舞雙劍，跳七丸。

裊巨索，掉長竿。

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者坐堂下立。

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

笙歌一聲眾側耳，鼓笛万曲無人听。

立部賤，坐部貴。

坐部退為立部伎，擊鼓吹笙和雜戲。

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樂懸操雅音。

雅音替壞一至此，長令爾輩調宮徵。

圓丘後土郊祀時，言將此樂感神祇。

欲望鳳來百獸舞，何异北轅將適楚？

工師愚賤安足雲，太常三卿爾何人？

華原磬

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詢諸磬人，則曰：故老云：泗濱磬下調不能和，得華原石考之乃和，由是不改。

華原磬，華原磬，古人不听今人听。

泗濱石，泗濱石，今人不擊古人擊。

今人古人何不同？用之舍之由樂工。

樂工雖在耳如壁，不分清濁即為聾。

梨園弟子調律呂，知有新聲不如古。

古稱浮磬出泗濱，立辨致死聲感人。

宮懸一听華原石，君心遂忘封疆臣。

果然胡寇從燕起，武臣少肯封疆死。

始知樂与時政通，豈听鏗鏘而已矣。

磬襄入海去不歸，長安市儿一作「人」為樂師。

華原磬与泗濱石，清濁兩聲一作「音」誰得知？

上陽白髮人

白氏長慶集/卷003
消歧义页

這是一個消歧義頁——使用相同或相近標題，而主題不同的條目列表。如果您是通過某個內部鏈接轉到本頁，希望您能協助將該內部鏈接指向正確的主條目。

白氏長慶集/卷003可以指：

上陽白髮人（白居易）

上陽白髮人（黎遂球）

胡旋女

天寶末，康居國獻之。

胡旋女，胡旋女。

心應弦，手應鼓。

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搖轉蓬舞。

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

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

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為之微啟齒。

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鬥妙爭能爾不如。

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圜轉。

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園中冊作妃，金雞障下養為兒。

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

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

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數唱此歌悟明主。

新豐折臂翁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

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

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

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

慣听梨園歌管一作「唯听驪宮歌吹」聲，不識旗槍與弓箭。

無何天寶大征兵，戶有三丁點一丁。

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

聞道雲南有瀘一作「滇」水，椒花落時瘴煙起。

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一作「未戰十人五人死」。

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

皆云前后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錘一作「自把大石捶」折臂。

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

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

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

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

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一作「所喜老身今猶在」。

不然當時瀘一作「滇」水頭，身死魂孤一作「飛」骨不收。

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雲南有萬人冢，即鮮于仲通、李宓曾覆軍之所也。〉

老人言，君听取。

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開元初，突厥數寇邊，時天武軍牙將郝靈荃出使，因引鐵勒回鶻部落，斬突厥默啜，獻首于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少年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遂慟哭嘔血而死也。〉

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

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一作「君不見」新豐折臂翁！〈天寶末，楊國忠為相，重結閣羅鳳之役，募人討之，前后發二十餘萬眾，去無返者。又捉人連枷赴役，天下怨哭，人不聊生，故祿山得乘人心而盜天下。元和初，折臂翁猶存，因備歌之。〉

太行路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人心是坦途。

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

人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

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為參商。

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

何況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

為君熏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

為君盛容飾，君看金翠無顏色。

行路難，難重陳。

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

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

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

君不見：

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

行路難，

不在山，不在水一作「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一作「心」反覆間！

司天臺

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

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一作「唯」取藝。

昔聞西漢元成間，上陵一作「凌」下替謫見天。

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

耀芒動一作「振」角射三臺，上臺一作「半見」半滅中臺坼。

是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

明朝趨入明光殿，唯奏慶雲壽星見。

天文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

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為？

捕蝗

捕蝗捕蝗誰家子？天熱日長饑欲死。

興元兵久傷陰陽，和气蠱蠹化為蝗。

始自兩河及三輔，荐食如蚕飛似雨。

雨飛蚕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

河南長吏言憂農，課人晝夜捕蝗虫。

是時粟斗錢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

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饑人重勞費。

一虫雖死百虫來，豈將人力競天災。

我聞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驅蝗蝗出境。

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

一人有慶兆民賴，是歲雖蝗不為害。〈貞觀二年，太宗吞蝗虫，事見《貞觀實錄》。〉

昆明春水滿

昆明春，昆明春，春池岸古春流新。

影浸南山青滉瀁，波沈西日紅瀰淪。

往年因旱池枯竭一作「靈池竭」，龜尾曳涂魚煦沫。

詔開八水注恩波，千介萬鱗同日活。

今來淨淥水照天，游魚撥撥蓮田田。

洲香杜若抽心短，沙暖鴛鴦舖翅眠。

動植飛沉皆遂性，皇澤如春無不被。

漁者乃豐网罟資，貧人又獲菰蒲利。

詔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徵。

菰蒲無租魚無稅，近水之人感君惠。

感君惠，獨何人？

吾聞率土皆王民，遠民何疏近何親？

願推此惠及天下，無遠無近同欣欣。

吳興山中罷榷茗，鄱陽坑里休封一作「稅」銀。

天涯地角無禁利，熙熙同似昆明春。

城鹽州

貞元壬申歲，特詔城之。

城鹽州，城鹽州，城在五原原上頭。

蕃東節度缽闡布，忽見新城當要路。

金鳥飛傳贊普聞，建牙傳箭集群臣。

君臣赭面有憂色，皆言勿謂唐無人。

自筑鹽州十餘載，左衽氈裘不犯塞。

晝牧牛羊夜捉生，長去新城百里外。

諸邊急警勞戍人，唯此一道無煙塵。

靈夏潛安誰复辨，秦原暗通何處見？

鄜州驛路好馬來，長安藥肆黃蕃賤。

城鹽州，鹽州未城天子憂。

德宗按圖自定計，非關將略與廟謀。

吾聞高宗中宗世，北虜猖狂最難制。

韓公創筑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漢兵。

東西亙絕數千里，耳冷不聞胡馬聲。

如今邊將非無策，心笑韓公筑城壁。

相看養寇為身謀，各握強兵固恩澤。

願分今日邊將恩，褒贈韓公封子孫。

誰能將此鹽州曲，翻作歌詞聞至尊？

道州民

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餘。

市作矮奴年進送，號為道州任土貢。

任土貢，宁若斯？

不聞使人生別离，老翁哭孫母哭兒。

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頻詔問。

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

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

吾君感悟璽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

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

父兄子弟始相保，從此得作良人身。

道州民，

民到於今受其賜，欲說使君先下淚。

仍恐兒孫忘使君，生男多以陽為字。

馴犀

貞元丙子歲，南海進馴犀，詔納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馴犀死矣。

馴犀馴犀通天犀，軀貌駭人角駭雞。

海蠻聞有明天子，軀犀乘傳來萬里。

一朝得謁大明宮，歡呼拜舞自論功。

五年馴養始堪獻，六譯語言方得通。

上嘉人獸俱來遠，蠻館四方犀入苑。

秣以瑤芻鎖以金，故鄉迢遞君門深。

海鳥不知鐘鼓樂，池魚空結江湖心。

馴犀生處南方熱，秋無白露冬無雪。

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歲苦寒月。

飲冰臥霰苦蜷跼，角骨凍傷鱗甲縮。

馴犀死，蠻兒啼，向闕再拜顏色低。

奏乞生歸本國去，恐身凍死似馴犀。

君不見，建中初，馴象生還放林邑？〈建中元年，詔盡出苑中馴象，放歸南方也。〉

君不見，貞元末，馴犀凍死蠻兒泣？

所嗟建中異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

五弦彈

五弦彈，五弦彈，听者傾耳心寥寥。

趙璧知君入骨愛，五弦一一為君調。

第一第二弦索索，秋風拂松疏韻落。

第三第四弦泠泠，夜鶴憶子籠中鳴。

第五弦聲最掩抑，隴水凍咽流不得。

五弦并奏君試听，凄凄切切复錚錚。

鐵擊珊瑚一兩曲，冰瀉玉盤千万聲。

殺聲入耳膚血寒，慘气中人肌骨酸。

曲終聲盡欲半日，四坐相對愁無言。

座中有一遠方士，唧唧咨咨聲不已。

自歎今朝初得聞，始知孤負平生耳。

唯憂趙璧白髮生，老死人間無此聲。

遠方士，

爾听五弦信為美，吾聞正始之音不如是。

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廟歌。

一彈一唱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

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覺心平和。

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琴有弦人不撫。

更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弦不如五。

蠻子朝

蠻子朝，泛皮船兮渡繩橋，來自嶲州道路遙。

入界先經蜀川過，蜀將收功先表賀。

臣聞雲南六詔蠻，東連牂牁西連蕃。

六詔星居初瑣碎，合為一詔漸強大。

開元皇帝雖聖神，唯蠻倔強不來賓。

鮮于仲通六萬卒，征蠻一陣全軍沒。

至今西洱河岸邊，箭孔刀痕滿枯骨。〈天寶十三載，鮮于仲通統兵六萬，討雲南王閣羅鳳于西洱河，全軍覆沒也。〉

誰知今日慕華風，不勞一人蠻自通。

誠由陛下休明德，亦賴微臣誘諭功。

德宗省表知如此，笑令中使迎蠻子。

蠻子導從者誰何？摩挲俗羽雙隈伽。

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將軍系金呿嗟。

異牟尋男尋閣勸，特敕召對延英殿。

上心貴在怀遠蠻，引臨玉座近天顏。

冕旒不垂親勞徠，賜衣賜食移時對。

移時對，不可得，大臣相看有羨色。

可怜宰相拖紫佩金章，朝日唯聞對一刻。

驃國樂

貞元十七年來獻之。

驃國樂，驃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

雍羌之子舒難陀，來獻南音奉正朔。

德宗立仗御紫庭，韝纊不塞為爾听。

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千擊文身踊。

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斗藪龍蛇動。

曲終王子啟聖人，臣父愿為唐外臣。

左右歡呼何翕習，皆尊德廣之所及。

須臾百辟詣閣門，俯伏拜表賀至尊。

伏見驃人獻新樂，請書國史傳子孫。

時有擊壤老農父，暗測君心閒獨語。

聞君政化甚聖明，欲感人心致太平。

感人在近不在遠，太平由實非由聲。

觀身理國國可濟，君如心兮民如体。

体生疾苦心憯凄，民得和平君愷悌。

貞元之民若未安，驃樂雖聞君不歡。

貞元之民苟無病，驃樂不來君亦聖。

驃樂驃樂徒喧喧，不如聞此芻蕘言！

縛戎人

縛戎人，縛戎人，耳穿面破驅入秦。

天子矜怜不忍殺，詔徙東南吳與越。

黃衣小使錄姓名，領出長安乘遞行。

身被金瘡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驛。

朝餐饑渴費杯盤，夜臥腥臊污床席。

忽逢江水憶交河，垂手齊聲嗚咽歌。

其中一虜語諸虜，爾苦非多我苦多。

同伴行人因借問，欲說喉中气憤憤。

自云鄉管一作「貫」本涼原，大歷年中沒落蕃。

一落蕃中四十載，遣著皮裘系毛帶。

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

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有李如暹者，蓬子將軍之子也。嘗沒蕃中，自云：蕃法，唯正歲一日，許唐人之沒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胜，遂密定歸計也。〉

暗思幸有殘筋力，更恐年衰歸不得。

蕃候嚴兵鳥不飛，脫身冒死奔逃歸。

晝伏宵行經大漠，雲陰月黑風沙惡。

惊藏青冢寒草疏，偷渡黃河夜冰薄。

忽聞漢軍鼙鼓聲，路傍走出再拜迎。

游騎不听能漢語，將軍遂縛作蕃生。

配向江南卑濕地，定無存恤空防備。

念此吞聲仰訴天，若為辛苦度殘年！

涼原鄉井不得見，胡地妻兒虛棄捐。

沒蕃被囚思漢土，歸漢被劫為蕃虜。

早知如此悔歸來，兩地宁如一處苦？

縛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

自古此冤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